

继花火忧伤经典
《九月少年蓝》后

月下箫声

蓄势再写

一代女帝的罗曼史

比《兰陵王》

更如歌泣泪的绝世之恋

比《陆贞传奇》

更坎坷的少女励志传奇

踏上帝王之路，初爱叛离，
她以为将终生孤独

权术阴谋纷至，真爱浮现，
深情如他誓死守护

一身功名

不过绕指云烟

权倾天下

何若执手天涯

月下箫声
作品

朕本佳人

真是世间最难的一场遇见
而我却看见你鲜衣怒马而来。



吉林文史出版社

朕佳

月下箫声
作品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朕本佳人 / 月下箫声著. —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472-1904-1

I. ①朕… II. ①月…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1744号

朕本佳人

总 策 划 孙建军
编 著 月下箫声
责任编辑 陈春燕
封面设计 许静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 址 www.jlws.com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50千字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2-1904-1
定 价 22.80元



目录

楔子 / 001

第一章 有女初长成 / 013

第二章 风雨飘摇时 / 039

第二章 安平乱 / 064

第四章 继承大统 / 093

第五章 爱恨一线 / 116

第六章 情深缘浅 / 134

第七章 身不由己 / 164

第八章 内忧外患 / 185





目录

番外三

皇太子的烦恼 / 312

番外二

只愿君心似我心 / 306

番外一

锦瑟年华谁与度 / 298

尾声

/ 293

第十一章

最后一战 / 274

第十章

风雨携手 / 251

第九章

相濡以沫 / 235

第八章

始知相忆深 / 205



楔子



ZHEN REN JIA REN 朕本佳人

东唐顺兴三年七月十三日，一大清早，浓黑的云就罩子一样笼在都城平京的上空。

已经到了辰时，往日里，平京城内早该人声鼎沸了。做小买卖的都是天刚亮就支出了摊子，就是大小铺子这个时辰也都是洒扫干净开门迎客了。

如果你到平京城的东、西市上走一走，还可能遇到西域来的杂耍、舞蹈班子。那些西域舞娘，天生就有一双和中原人不一样的、勾魂摄魄的碧色媚眼，衣着也不似中原这般的繁复严密，往往是雪白纤细的腰身就笼在一层红红绿绿的薄纱裙子之下，和着那诱人的胡琴乐声扭动起来，撩拨得人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心甘情愿地就往外掏银子。

可是今天呢，东、西两市上大多数的店铺到了这个时辰，却仍旧是大门紧闭，卖菜、卖肉的摊子虽然照旧支出来了，可是菜筐里只有稀稀疏疏的几把菜，那叶子都蔫蔫的，水分全失的样子看起来就让人倒足胃口；而肉案上，也只有几条不太新鲜的肥猪肉。来逛东、西市的人也少得可怜，放眼看去，也不过几个老年妇人，挎着篮子，步履蹒跚。

“听说了吗？西辽人就要打过来了。”西市最角落，一家小小的茶馆倒是开门了，伙计举着长嘴的大铜壶，正给店里唯一的一桌



客人添水，听得西辽两个字，手就是一抖，一注热水，便偏离了桌上那白瓷茶壶的口，热滚滚地直接倒在了桌子上。

“哎哟，你这伙计，可是慌什么！”滚开的水顺着桌子流向一位，把正说话的一个中年汉子吓得匆匆地站起来躲闪。

这里一闹，声音自然惊动了里边的掌柜，只见一个青衣老者一边赶着小跑过来拿干净的抹布抹水，一边又不停地教训伙计。

“算了，不妨事。”与那中年汉子同坐一桌的一个书生模样的长者这时长叹了口气，伸手止住了掌柜絮絮的话头，“这一次，西辽大军又是来势汹汹，也不怪这小伙计害怕。那些西辽人呀，真真是虎狼之辈呀。老夫还记得德佑十六年，唉，西辽那次南进，连克安州、营州等十数个州府，所到之处，烧杀掳掠，那是血流成河，真真把一片大好河山，弄得直如地狱一般。唉——如今有多少人，只要想起那时的光景，都觉得胆寒呀！”

“先生说得正是呢。”掌柜听得这话，也是连声长叹，小声嘀咕说，“要不是德佑十六年那一场变故，今上……唉——小老儿也记得那年的情形，说来还多亏了那年冬天的雪下得格外大，又有慕老将军重披征袍，好歹阻住了西辽人南来的铁骑。可是今年这秋收时节还没到，离下雪的日子还远着呢，西边和北边又告急了，也不知道会是个怎样的结果。”

“要我说，这将来是什么结果，也不是你我这样的人能改变的，咱们左右不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凡事听天由命，得过且过也就是了。”先前的中年汉子重新坐下，捞起半满的茶壶就往一边的白瓷茶碗里倒了大半盏的茶，重重地咂了口才说，“生逢乱世，不过苟活二字，多说何益？”

一句话，让掌柜和那长者都住了嘴，小小的茶馆内，重又安静起来。

只是早起就笼在整个平京城上空的乌黑的云，这时却忽然伴着



不知从何处起的狂风，激烈地扭动起来。几个人抬头看时，只见那浓如墨汁一样的黑云，快速地汇聚分开，间或一道白亮的闪电唰地猛然闪过，震耳欲聋的炸雷随之劈下，咔嚓咔嚓的巨大声响，惊得他们都是直缩脖子。

四下里几乎在片刻之间就黑成一片，倒如白天提前结束，夜晚早早到来一样。伙计不得不点起几盏小油灯，才拿罩子罩上，就又匆匆地去关那被风吹得不停开合、仿若被摇晃到无力反抗随时要掉下去的窗扇，只是还不等他忙完这些，一场急雨，已如瓢泼一般，奔流而下。

差不多在这同时，皇城内，皇帝寝宫宏政殿里也是忙乱成一团。这雨来得太急，迟迟等不到独自在殿内批阅奏折的皇帝发话，宫人们只能踮着脚小心地进殿来关好所有的窗，等到点亮宫室内一盏盏方才被风吹熄的铜臂烛灯时，却发现，本来该正在案前端坐的皇帝本人，居然不知何时不见了。

“刚刚谁跟在陛下身边了？”宏政殿的总管太监六福顿时急得连连跺脚，催促着所有宫人把宏政殿里里外外找了一遍，结果人人都在，只单单不见了皇帝。

这若是大晴天倒也罢了，可是……六福抬头看天，忍不住用手狠狠地指了指殿里全部慌慌张张的宫人，连骂都是废物，这么多人，这么多双眼睛，却看不住皇帝一个人。

可是骂过之后才发现这也解决不了问题，他抬手就抽了自己两下，又大步地在殿里转圈，一时想不到，他就走开这么片刻的工夫，这位主子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大雨天里，这雷声阵阵，她身边还没有一个人，这该如何是好？六福一想到这里，再等不了到别座宫殿找人的宫人回来了，连声叫人取伞来。

要知道他跟着先帝跟前的太监总管李保二十多年，也算看着如今这位主子长大成人，深知这样的雷雨天，绝对不能让她独处。

若是相州王在，哎，他忍不住用力拍打自己的头，若是相州王在就好了，有相州王，陛下一准不会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可是，可是这现如今，相州王领兵远在千里之外，这眼前的饥荒要怎么办？

“六福总管，唐大人来了！”正焦头烂额的时候，却有小宫婢撑着伞跑到正殿门口，外面风大雨也大，纸伞也不过堪堪护住头顶，雨水却早浸透了衣衫，她不敢进殿，就在外面提了点声音通报。

“这大雨天的，一个两个，哎哟，我的小祖宗呀……”六福听得唐念之来了，先是一喜，等到看见进来的人周身湿透，一身便服完全贴在身上，脚下步子急促，明明面色苍白，眼睛中却闪烁着摄人的光华的时候，倒是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服侍在皇上身边也有几年了，唐念之虽然不及相州王沉稳持重，可是也是温文尔雅的翩翩少年，这样衣履不整地仓促进宫，在他的记忆之中，也只有一次。

那一次没有人计较他的失仪，是因为德佑帝突然驾崩，整个东唐都在那一刻觉得天崩地裂了，这一次……六福几乎想抽自己一记嘴巴，好打散心头骤然升起的不祥的念头。

“陛下人呢？”不等六福开口，唐念之已经说，“念之有急事要面见陛下。”

“唐大人——”六福为难地左右看看，讪讪地说，“陛下刚刚还在，可是起风那阵，谁也没留意，不知道陛下什么时候就……出去了。”

“出去了？”唐念之俊美的眉立刻蹙了起来，外面疾风骤雨的，她不是最怕这样的天气，以往还常常借此耍赖不肯去上书房，今日怎么就出去了？难道是……要是出点什么事怎么办？可是怎么可能，他安慰自己，这八百里加急的军报刚刚送到，她没道理提前

知道才是。那么，她能去什么地方呢？

“六福总管，找到了，陛下找到了……”唐念之几乎没有迟疑，转身就走，一个小太监与他擦肩而过直冲入殿内，他只听到了这前半句，可是，他原也无须再多听一个字，清河宫，这个时候，除了清河宫，这偌大的皇城，她又哪里有别处可去？

从宏政殿到清河宫，这一段路唐念之几乎忘记了这些年里，他反反复复地走过了多少次，只是从来没有一次如现在这样的举步维艰，狂风挟着豆大的雨点细细密密地把他包裹在了这满天水雾当中，让他连呼吸都觉得困难无比。

可是他不能停下来，那封兵部的军报，被油纸厚厚地裹着，安稳地躺在他的怀里。他不敢去想那人看到这封军报后的神情，可是她今天一定要看，并且一定要做出决断，这是她无可选择的命运，就如同他的无可选择一样。

这雨还要下多久呢？安静地团身坐在清河宫内那张再熟悉不过的床榻上，雨过天青色的纱帐层层地垂下，朦胧的烛光透过纱帐，将眼前的一切染成昏黄的一片。永宁将下巴抵在膝头，怔怔地看着那搭在床上的一件雪白旧衫。

不知道为什么，流云就只爱这样素淡的颜色，衣服如此，就连屋中的陈设，也全然不同于这皇城中随处可见的金玉满堂，可是，说来也奇怪，只要沾染了他的气息，哪怕是如今这空荡荡的宫殿，也让她觉得比起辉煌宏伟的宏政殿，更让她觉得心安。

手指忍不住轻轻地在那雪白的衣衫上摩挲，时间久了，永宁就觉得，这衣服上仿佛还有余温，证明着主人不过刚刚离去。可是，流云明明已经走了很多天了，她一日一日地掐指计算着他的行程，一日一日地期盼他能早一点平安地回来，也一日一日地祈祷，西辽能早日溃退。



本来，每日的此时，她都该乖乖地等在宏政殿里，等着唐念之送来最新的军报。可是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她忽然特别、特别想流云，想他的人，他的怀抱，他的一切……

这样偷偷跑过来，也不知道六福会不会很着急，永宁想，不过没关系的，唐念之一定会知道她在哪里，也一定知道她讨厌那需要十六个人抬着的步辇，讨厌那百十人的簇拥相随、寸步不离，清河宫是她和流云的，她不喜欢这许多人出出入入。她只希望一个人在这里坐一会儿，只要坐一会儿，她就会有勇气，也有力气，去面对这朝堂上的风起云涌。

沉重而急促的脚步声，却骤然打破了这清河宫的静谧，永宁有些吃惊地抬头，沉重的木质宫殿大门和着陈年的嘎吱声被人推开，一股子带着泥土味道的劲风唰地将眼前的青纱帐吹得飞扬起来，唐念之就那么湿漉漉地站到了她的面前，头上、衣上的水，很快在脚下汇聚，浸湿了那一方雪白的波斯地毯。

“流云哥哥，他胜了？”好一阵子，唐念之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她，目光居然掺杂着温柔、悲悯还有迷茫，永宁只觉得自己的心脏在不停地收缩、收缩，只是依旧不肯死心，也不能相信。

“这是定州发来的八百里加急军报。”唐念之看着永宁变得苍白的面容，忍不住握紧拳头，很多话到了嘴边，却只觉得不忍，可是他这样冲风冒雨赶来，带着足以倾覆社稷的消息，又怎么能不忍？

拆开怀里揣着的军报，他到底还是一字一顿地说：“军报上说定州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危在旦夕。我问了传信来的军士，他说，他离城不过十里，定州城内已经火光冲天，如今大约，已经失守了。”

“怎么会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永宁近乎机械地问，“流云哥哥率兵，上月二十日离京，我们算过的，最迟七八天前他就应该到的，军报上不是也说，他到了吗？还有粮草和辎重，只慢了他们一日，难道不应该也到了吗？”



“陛下，臣有罪！”看到永宁迷茫的面容，唐念之心中剧痛，他骤然跪倒，以头触地，“臣统领兵部，却有失察之罪，相州王……相州王并未如期抵达定州，那些军报，必是伪造……臣罪该万死！可是如今定州城恐怕已经不保，定州城破，北疆已无天险可守，还请陛下早做决断！”

“你胡说！”唐念之的话音未落，永宁已经猛地抢过军报，看也不看地又砸到了他的头上，那军报外壳锋利的尖角在他额头上留下一道伤痕，片刻间，殷红的血珠滚落下来，他动也不动，依旧端正地跪在原地，看着永宁站起来，在床前来回快步走动。

“你确实该死！”唐念之的血落在永宁的眼中，是一团刺目的红，她指着唐念之气急地说，“你说相州王的军报是假的，怎么不说，这定州的军报是伪造的，是有人存心离间？相州王是什么人，难道朕不知道，你还不知道？你凭着这区区几行字，就敢在朕面前诬陷忠良，你确实该万死！”停了停又说，“那送军报的人如今何在，马上把他带来，朕要亲审！”

唐念之叩首，鲜血染红了那雪白的长毛地毯：“送军报的军士，不眠不休赶来，交了军报，臣只来得及问了他几句要紧的话，他就已经……累死了。”

永宁身子摇晃，听到一个死字，面色已经苍白成一片。而此时，清河宫外脚步声杂乱，六福的声音急切地传来：“陛下，恒州、燕州有八百里加急到了，兵部的人找不到唐大人，军情又紧急，如今已在宫外候着了。”

永宁的视线对上唐念之的，半晌微微闭目说：“你且起来。”又扬声说，“给朕宣！”

捧着军报进殿的，是兵部左侍郎刘达，他也同样是湿淋淋的，水里捞出来一样，进殿一头跪倒在地，声音颤抖地说：“微臣兵部左侍郎刘达叩见陛下，启禀陛下，恒州、燕州两城下，六日前忽然

出现西辽大军，燕州城已经被攻破，恒州军民上下，依仗城墙，尚在勉力一战。”

“你再说一遍！”惊雷滚滚而过，永宁觉得她的耳朵在一瞬间好像什么都没有听到一样，她不可置信般地踏前一步，直直地盯住刘达，仿佛，他的脸上，就是杀声四起的疆场。

“陛下，定州城已经被西辽攻克，如今燕州也已城破，恒州城虽然易守难攻，可是如今孤立无缘，还请陛下早做决断……陛下！”刘达的话说了大半就仓促地收住，在他惊恐的目光里，永宁身子摇晃几下，忽然仰头向后倒去，唐念之只来得及冲过去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子，却挡不住她猛然喷出的一口鲜血。

“陛下这是急火攻心，症状看着险，不过这口血吐出来，那郁结也就消了，目前倒是没有大碍，臣马上开一剂药，替陛下疏散一下。”太医院院判贺同章被火速招来。而这时，皇帝寝宫宏政殿外，朝内大小官员虽然还不知道永宁病倒的事，却也因着军报送达，已冒雨聚集而至，等着打探消息。

“你下去吧，这里的事，只字不可提起，药也不用了。”永宁已然清醒过来，却只是疲倦，四肢连同躯干，好像每个关节都被什么重物压着一般，麻木着，脑子里更是木木的，明明痛到极点，却又好像全无感觉一般，全身上下，只心口的位置好像还有些感觉，不过那感觉很不好，缺了什么似的，空荡荡一片。

贺同章闻言就是一愣，待要劝时，却瞥见六福朝他悄悄招手，他心中一动，连忙躬身退出殿外。

“相州王没有去定州，你们说，他去了哪里？”唐念之与随后赶来的吏部尚书刘浩聪、户部尚书沈清南一起守在纱帐之外，听到永宁喃喃发问，三个人彼此对视一眼，皆是惊痛交加。相州王，那个从小护着他们、照顾他们的流云哥哥，那个比谁都痛惜怜爱永宁



的流云哥哥，随同他一手招募训练的十万新军，就这么猝然消失在了东唐和北齐交界处的一片崇山峻岭之间，他去了哪里？人人心中这会儿都有了答案，可是，任谁又能忍心真的说出口来？

“陛下，相州王去了什么地方，也改变不了如今的情势了。为今之计，早做决断。”刘浩聪看看其他两个人都低着头，面色苍白，再也忍耐不住，跨前一步，跪倒在帐前。

“早做决断，这个时候了，你们每个人都让我早做决断，请问我要做什么决断？”永宁忽然翻身坐起，朕字也不提了，一边早有宫婢躬身捧上外衣，又有人将那层层天青色的纱帐挂起，烛光映衬着，她的脸色苍白到了极点，只有一双眼睛，波光潋滟，让她看起来，尚有神采。

“十万新军消失无踪，平京城内，如今除了三万御林军之外，再无兵可用，若从其他郡县调兵，且不说南越蠢蠢欲动，军马调动必然给他们可乘之机。单说时间，定州城破，西辽大军南下再无天险可阻，不等调齐兵马，怕是平京城就已被西辽铁骑踏平了，你们让我还做什么决断？”

“陛下，如今从他处调兵，确实有些迟了，可是陛下莫忘了，东都驻守的——慕家军。”唐念之已经沉吟许久，这时再度跪倒叩首说，“慕家军一直是东唐最骁勇善战的精锐之师，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陛下……”

“不可——”唐念之话未说完，清河宫门口，已有几位先知晓内情赶来的老臣听到了这句话，居然不管不顾地冲了进来，跪倒在御前连声说，“陛下，万万不可！老臣们记得，先帝在时就曾说过，慕家久掌兵权，素日就骄横无理，兼之曾涉安平王谋反一案，先帝念其家累世军功，才免了他们一死，只收回了他们的兵权。虽然隆恩浩荡，可是如今慕家军中，仍有不少将领对此心存怨念，陛下在此时启用慕家军，若然他们临阵倒戈，则东唐危矣，陛下危矣！”

“慕家追随太祖皇帝，为东唐开疆拓土，战功彪炳，张大人也说，他家有累世军功，试问这样世受皇恩的人家，国难当头之际，又怎么会心存二志？如今我朝中既无强兵又无名将，为何不能启用慕家？”唐念之据理力争。

“尚书大人，慕家的小姐差点就成了安平王的王妃，当年他们牵涉安平王谋反一案，也算是铁证如山，先帝为此褫夺了他们的兵权，你敢保证，他们如今还能对陛下不存二心？何况慕家军只听命于慕家，这几年朝廷派去的将领根本无人能震慑住他们，可以说这慕家军不服朝廷约束已久。”礼部侍郎张之重高声说，“陛下，臣以为，这慕家绝不可用！”

“……”

慕家……慕家吗？永宁转过身去，许久没有出声，任凭身后，几个人和越来越多加入进来的人争执不下。

这么多年以来，她对慕家一直没什么感觉，不过倒是清楚地记得，慕家这一代的当家人慕诚，是个长相英武、声音洪亮的健壮男人。那时候皇爷爷还在，曾经在一个下大雪的日子里召见过慕诚。她当时虽然年幼，可也听说过常胜将军的名号，就好奇地留在宏政殿里，说什么也不肯走。

没想到那天慕诚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还带着一个小男孩，年纪大约比她大上那么几岁。

那是她第一次见到慕枫，她从小生长在宫中，好看的男人和女人都见多了，但是她却从来没见过长得那么漂亮的男孩子，就连流云和唐念之，也被他一下子就比了下去。

皇爷爷和慕诚说话，小男孩就一直站在慕诚的身后，高傲、俊美却又冷漠，明明那么小的年纪，她不知道他是怎么将这几种气质那么妥帖地融合到一起的。



后来，皇爷爷也注意到了那个小男孩，慕诚说，这是他的孙子，名叫慕枫。

“这孩子长得真好，不如留在宫里，给朕的小孙女做个伴吧。”皇爷爷大约也觉得这个男孩长得太好了，只是慕家在东唐地位超然，是以也只是半开玩笑地提起。

“臣的这个小孙子自幼在臣身边长大，他爹娘去得早，是以被臣宠坏了，脾气倔强，性子又顽劣，这陪伴公主殿下，怕是不能胜任。”没想到慕诚一听就当场跪地，连连推托。

“总是天妒英才，令郎为国捐躯……算了，那也别把这孩子拘束在这里了，小小年纪的，还是让他到外面去玩玩吧。”永宁身边那时已经有了流云并三个伴读，所以皇爷爷虽然略有不快，却也并没有勉强，还叫人带慕枫出去玩，自然，也顺便打发走了她。

“你长得真难看，我才不要和丑八怪玩！”结果兴冲冲跑出去想和慕枫玩的永宁，自从流云来后，第一次撞了南墙。慕枫理都不理她，狠狠地嘲讽了她一顿不说，最后更趁人不备用雪团砸她，还威逼她，让她发誓，永远不许动念头让他到宫里来陪她。

那天永宁回到清河宫后就委屈地大哭了一场，流云问了她缘由，居然破天荒地没有安慰她。

可是流云……只要一想到流云，永宁就只觉得心口空荡荡的，她微微闭目，想着仿佛还只是昨天，他还那样微笑地看着她，借出肩膀让她依靠，告诉她，什么都不用怕，什么都有他。也仿佛还是不久之前，他们还依偎在一起，对着月亮憧憬未来，发誓这一生都要不离不弃。

这么多年的相守，他从未让她失望过，她也一直以为，他们可以这样携手度过一生，共赏这锦绣江山，河海如画……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候以这样的方式消失不见？他到底把她，把东唐，置于何地？

她没办法替流云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如果流云都不可以相信了，那么这个世界上，她到底还可以相信谁？有那么一刻，她只觉得绝望和无助。西辽就要兵临城下了，她的大臣们却在观望着局势，没有兵可以用，没有将军可以驰骋疆场，她到底要怎么办呢？三年前这样的困惑她可以去问皇爷爷，三年中她无助的时候都是求助流云，而现在，她只有自己了，到底要怎么办呢？

“陛下，当年先帝只是褫夺了慕家的兵权，却没有解散慕家军，更没有诛杀慕家人，这就说明，在先帝心目中，危急关头，慕家仍然可用。而牵涉到谋反案中却能全身而退，慕家上下也必然感恩戴德，如今定然能驰骋疆场，为陛下、为东唐，驱走鞑虏。”唐念之仍在力争，而反对的声音倒是弱了不少。

“好了！”永宁用力收回有些飘忽的思绪，殿外雷声似乎小了很多。她小时候最怕这样的天气，这些年里，每每雷雨天，她总要赖在流云身边，可是今天，她居然也一个人挨了过来，想到这里，她猛然转过身来说，“传朕的旨意，召慕诚。”